

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
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□ 白占全

管家应声而去。不一会，吴兰英箍着一块花格子头巾回来，看见家里站着那么多带枪的生人，深知大事不好，赶忙抹下头巾，笑脸相迎说：“各位客官，你们这是……”

老猫说：“别啰嗦了，快点拿钱来，要不就要了段财主的老命。”

吴兰英摆着颤抖的手说：“别，千万别，我给你们拿钱。”

段寿昌一只手依然压着受伤的胳膊说：“给吧，三千块。没说不给，胳膊上已挨了一枪，如给不了，我的老命就完了。”

吴兰英看了看丈夫渗血的胳膊，没吱声，默默走到带底座扣箱跟前，用力挪了挪，箱子只挪开墙面一点，管家过来挪开箱子，露出一个窗门上锁的小窑窑，吴兰英打开锁，小窑窑里只放几对旧鞋，她让管家拿出旧鞋，鞋底下是一层木板，管家把木板一块块拿开，木板底是一个裹扎严实的圆周的柳结圪佬。管家用力提起圪佬，搬到炕上，解开红带子，揭开印花格子布，圪佬里全是麻纸包着的圆圪卷，管家剥开一卷，里面全是白花花的大洋，老猫拿起一块，放在嘴里用牙咬了咬，哈哈大笑说：“是真家伙，拿袋子来。”

管家拿来了一个大线袋，老猫把圪佬里的东西全装在线袋里，从中间腰开，扎好袋口，放在肩上试试，死沉，死沉。试好，放在炕上。段寿昌说：“这是我的家底了，全让你们拿走了。”

吴兰英从箱子里拿出一块白布，折叠了两层，把段寿昌的胳膊包扎好，心痛地说：“快别说了，就当花钱消灾了！”

史老大说：“段财主，你就是再有多少白洋，我们也不要。我们可不是土匪，要东西没够。”

老猫哼了哼说：“我们大当家的人好心好，遇上别人，三千块肯定交代不了。快点装好面麦子，顺便做些便饭，我们吃了就走。”

段寿昌老婆赶忙说：“好好好，让管家给你们装粮食，我这就给你们做饭去。”

管家赶忙去窑窑拿了两个面袋，过来在当中窑面瓮里挖了两袋好面，放在前门道说：“诸位当家的，不知道再装几袋麦子？”

老猫坐在炕边说：“总共七匹马七个人，人拿好面和钱，马驮麦子，一匹驮两袋，你说再装几袋？”

管家点点头说：“明白了。”

管家说罢，转身出去，到窑窑装麦子。吴兰英挽起袖子和了一盆面，放在锅台上饬着，又洗了几颗土豆，擦成丝，和烧肉混在一起，炒了肉炒土豆丝，盛出来放在盆子里，锅里添水，加火加柴。此时，管家也灌好了十四袋麦子，回到当中窑。管家帮忙擀面，擀了三擀杖才擀开，切成宽面片，放在案板，待铁锅水开，煮了掐疙瘩，七八个土客早已饿得肚子咕咕叫，下了两锅，每锅捞了七八碗，不到三两袋烟的工夫，就狼吞虎咽进肚。

吃过饭，土客来了精神，麦子驮在马背上，两袋好面和一袋银洋由土客轮流扛着，收拾停当，旋即动身回返。临走时，和吴兰英要了一些石头饼作为干粮。土客带着钱粮，走到半夜，早已腰困腿乏，只得在半路的山圈窑窑歇了脚，待次日天蒙蒙亮时，吃了些石头饼上路，人马回到驻地时，已是晌午。在家的土客刚吃完饭，还剩一些白菜萝卜丝粉条汤菜，老猫一回来，就催促厨房赶紧和面做饭。做饭的知道老猫比较挑剔，就开口先问：“二当家的，吃面，还有一些汤菜，您看用不用重新熬菜？”

老猫恼火地说：“快把老子们饿死了，还穷讲究甚，先把肚子填饱再说！”

土客们见老猫他们外出带回了硬头货，都趁机在院子里夸赞老猫厉害，老猫也毫不掩饰地讲述他们和财主段寿昌要钱粮的经过，有的土客问：“你们和财主要，他们肯给？”

老猫哈哈大笑说：“难道我们带的枪是烧火棍吗？那个段财主刚开始也是不肯多给，我给他胳膊穿了一个窟窿，痛得狗日的哭爹喊娘，乖乖地就拿出来了。”

老猫说的正得劲，恰好陆野从高德胜和王振川窑里出来，路过老猫身边，听见老猫说给财主胳膊穿了个窟窿，感叹地说：“二当家的，这可不是好事，你得吸取教训啊！”

老猫一听陆野在说他，眼里冒着火说：“咸吃萝卜淡操心，你这是吃的多了吧。”

陆野不温不火地说：“既然史大当家的把训练队伍的任务交给我，我就有责任来管理所有的人员。”

老猫说：“你管别人去，我是二当家的，你管不着。”

牺牲带

(小说连载4)

白钟林(上)

后师峪(下)

陆野没有和老猫多说，径直走到史老大窑里。史老大累得腰酸腿痛，刚躺在炕上休息，陆野就从门进来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听说你这两天出去收获不小。”

史老大坐起来，身子靠在铺盖卷上，右手在脸上抹了抹，微微笑着说：“确实不小。拿回了六七百斤粮食，三千块大洋，近期的吃喝有保障了。”

“听说你们要了钱粮还打伤了人？”

“是这么回事。刚开始段财主不肯多出，只出五百。你说七八个人走了这么远，他只给五百元，那不是调戏人吗？”

“这么说来，是你指使人打的？”

史老大感叹地说：“看你说的，我怎能指使人大白天开枪杀人呢！是老猫开枪打了人家的胳膊。”

“那你为甚不制止，眼睁睁地看着他开枪。”

“我以为老猫拿出枪只是吓唬吓唬，谁能料到这狗日的竟然突然开枪。”

“一支队伍必须有严格的纪律，如果管不好，任其自由发展，后果是不可想象的。”

“这我知道，开枪打人的事，在路上我也没少说老猫。老猫至现在还不高兴，嘴撅着，嫌我说他。”

“刚才在院子里我也说了他几句，他不但认错，反而嫌我说他，没给我好话。你得多加管教，否则将来会不服管理的。”

陆野正说着，老猫从门进来，掏出盒子枪，对准陆野大骂：“你真不是个东西，竟然挑拨我们弟兄们之间的关系。大当家的，今天咱把话说响，我与陆野势不两立，要么我走，要么陆野走。”

史老大说：“老猫冷静点，你一定是错怪了陆野兄。”

老猫说：“我总觉得他没安好心，迟早会把弟兄们引到黑洞。”

“陆野不是那种人，他是想把我们引到正路。”

“难道我们每天走的不是正路？”

陆野反问道：“开枪逼着人要粮要钱，难道是正路？你细细想想，这和抢劫有甚区别。”

苗木突然从门外进来，说：“管他抢与不抢，反正钱粮到手是真。粮放着吃了，钱留一部分，剩余的分给弟兄们。”

史老大说：“钱分给弟兄们，我也有此打算，你们说分多少为好？”

老猫说：“至少分一半，留得多了保管也麻烦。”

史老大说：“我看可以。”

陆野说：“分得太多了，应该留一部分来购买枪支弹药。”

老猫说：“没有你说话的权利，你还是早点滚开为好，免得弟兄们刀枪相见。你说，是你走，还是我们走？”

苗木说：“还是我们走为好。陆野走可以，从我们这儿走到高豹子那儿就完了。”

史老大说：“我不走，谁也不能走。”

老猫说：“你不走，陆野不走，那我带上我的人走。”

史老大想，老猫走，就能带走一半人，与其让他把一个个好好的队伍弄得四分五裂，倒不如自己先退一步，与他一起走，待后再说陆野之事。史老大想了半天说：“老猫，别说啦，我和你一起走。”

苗木说：“老猫，你看，还是大当家的和咱一心吧！”

陆野说：“三位当家的，说成甚也不能让你们走，还是我走为妥。”

老猫说：“别假眉三道了，你往哪走，无非是从这儿走到高豹子那儿。既然大当家的说走，我们就往南走，到紫金山一带自由自在地发展。”

史老大说：“紫金山是个好地方，山高林密，峰峦起伏，春天鸟语花香，秋天红叶满山，站在上天山山顶能瞧见黄河、汾河，山里有玉皇庙能住人，山泉绕寺而流，能喝水做饭。远离官方。”

陆野说：“史大当家的，既然你们决定要走，那让高德胜和王振川随你们行动，随时可以训练队伍。”

史老大说：“可以。”

老猫也说：“没问题。跟上我们肯定不会吃亏的。我是见不得你，并不是见不得他俩。”

史老大说：“今天我们收拾收拾，明天早饭后向紫金山一带开拔。”

陆野见过史老大、老猫、苗木三位当家的，回头又见了高德胜和王振川，陆野说：“史老大的土客队伍要离开辛庄到紫金山一带发展，二当家的老猫对我产生了误解，一时难以化解，你俩在土客中已有一定基础，之后，你俩继续跟随他们行动，随机做土客的改造争取工作，用实际行动去影响和感化他们。尤其是老猫，思想比较顽固，要多动脑子，做好说服争取工作。老猫的工作做好了，其他人的工作都不是问题。”

陆野送走史老大，返回住处。高豹子睡懒觉醒来时，陆野已经回来，高豹子走到陆野窑里问：“陆兄，史老大走了？”

“走了，看起来有点犹豫，不想走。”

“不想走是对的，在一个地方住的时间长了人会留恋。”

“我赞成史老大的做法。如果不走，他的那支队伍就会分崩离析！走是明智之举！”

“史老大的队伍是由两伙人合成的，史老大、老猫的人手旗鼓相当，史老平时威信高，做事又稳当，加上史老大比老猫和苗木大几个月，所以就做了大当家的。老猫胆大嘴快，做事果断利索，所以，史老大也肯听老猫的话。但老猫脾气不好，动不动就骂人。”

“照你这么，老猫的人性还不坏？”

“这个人虽然有些自私，但还是可以在一块共事的。”

“如果我们成立游击队，下点功夫是否可以把他争取过来。”

“完全有可能。”

“我让高德胜和王振川跟随史老大行动，可以随时做他们的工作。我想，就是一块石头，在手里捂的时间长了也会捂热的。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通过这段时间的训练，咱们这支队伍的进步很大，投弹、射击、搏击技术都有很大的提高。提到成立游击队，人们的兴致很高。”

“这都是你和白钟林的功劳啊！”

“什么功劳不功劳，我们都有同一个目的。”

“史老大走了，你的队伍参加游击队的事考虑得怎样了？”

“陆野兄，你放心吧，到时我绝对支持！”

“支持性的话你早就说了，关键要你下决心参加。”

“知道，知道，到时候再说。”

陆野说：“前两天在汾阳，我已经和游击队筹备组临时支部书记杨思源讲了你的情况，杨书记同意你加入共产党。你马上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了，成立游击队的事不能再推了吧？”

“既然陆野兄那么瞧得起老弟，那我就没二话说了，甚时成立，老弟的这些人马就全听你的指挥。”

高豹子说完，准备出去，村里的时候从门进来，哭丧着脸结结巴巴说：“高当家的，早就要找你个事情，一直不好意思开口，早晨起来下了好大的决心才决定寻你，到院子里听说你在陆野这里，我就贸然进来了。”

高豹子说：“你找我甚事？说吧。”

“我想单独和你谈。”

“陆野兄又不是外人，不论甚事，都可以当着他的面讲。”

时候则站在那儿，支支吾吾半天不说。陆野猜出时候则有难言之隐，主动说：“我出去，你们说。”

高豹子说：“不妨事，你在说不定还能帮上他的忙。”

时候则站在那儿，看着高豹子不作声。高豹子说：“说吧，你说的事说不定陆野兄可以帮忙。”

时候则叹息了一声说：“那我就说了，也不怕你们笑话！”

“说吧，我们听着。”

时候说：“你们队里的贺兆林不是东西。”

时候则说着就哭了起来，高豹子恼火地说：“哭甚的怂嘞，男子汉大丈夫哭鼻流水不害丢人！”

时候则边哭边说：“贺兆林强行霸占了我老婆。”

高豹子说：“风不摇，树不摆，你老婆就没有一点问题？”

“我老婆善良正派，结婚几年夫妻一直恩爱。去年，你们住到我们村后时间不长，贺兆林就看上我老婆，多次勾引都被老婆拒绝。即使用枪相逼，我老婆依然拒绝。贺兆林没办法，想出了毒招，要打死我和不足两岁的儿子。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老婆只能从了他。每次过后，老婆都是以泪洗面，有几次要跳崖自尽，我苦苦相劝，又以孩子年幼需她照顾为由，留住了她的性命。可这苦日子何时才是尽头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求助高大当家的能出面管束贺兆林，为我作主！”

高豹子挠挠头皮说：“这是两个人的私生活，我还真不好管，不过，我和他好好告诉告诉，尽可能地让他收手。”

陆野恼火地说：“岂有此理。欺男霸女，此等恶劣行为哪能容他！豹子兄，你不好意思我来管。”

高豹子说：“好好好，你去管。得便了我也数说他。时候，你回吧！我很同情你的遭遇，此事，陆野兄已经答应去管束，你就放心回吧。”

陆野说：“时候，回吧，会给你处理的！”

时候则千恩万谢地告别陆野和高豹子，转身出门走了。

时候走后，陆野说：“豹子老弟，时候已经寻到门上了，你不能不管吧？”

“不是不管，这种男女情事实在难管。去年冬天，听人们吵嚷，我就和他说过此事，让他收敛，他说这是两个人的事，让我少管。”

“表面上看是两个人的事，其实这根本不是。两个人的事是男女双方两厢情愿，照候则的说法，贺兆林和他老婆那只是贺兆林单方情愿，是强迫强奸行为。”

“贺兆林和我是拜把子兄弟，我实在不好管束他，你看有甚的好法子你去管。”

“再好的兄弟也不能玷污你的名声吧？这种坏名声一旦传出去，方圆左近谁还敢和你共事！”

“我也明白。”

“你先和他谈谈，不顶事我再和他谈。实在不服管教，我们就得来硬的，清理队伍。你领导的这伙土客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教育，进步很大，即将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。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，岂能容得这些人胡作非为。”

“行，我听你的。”

打谷场的训练依然在继续，陆野、高豹子听到训练的口令，两人不约而同地向打谷场走去。